

『平妖傳』韓譯本之諸問題

丁 奎 福

『平妖傳』的全名為『三遂平妖傳』(二十回本)或『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本)。這些作品都是根據北宋慶歷七年(西元一〇四七年)，王則在貝州(河北省)地區與許多妖怪企圖謀反叛亂的史實，然後，再添加一些趣味性的內容，予以小說化的神怪小說。

目前，學界都一致認為，上述的『平妖傳』有二十回本與四十回本兩種版本，原本應該是羅貫中(元末明初)的二十回本。四十回本是碼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七年)根據二十回本，添加小說趣味而寫成的作品¹⁾。

二.

本文首先要概略地探討有關『平妖傳』的研究已經達到什麼程度，然後，再來考察本文的中心，即『平妖傳』是如何傳派韓國的問題。

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才由魯迅開始研究『平妖傳』。其解釋也只不過是以四十回本為中心，將構成該小說中樞的荒唐性加以點綴說明一下而已²⁾。

到了一九六七年，太田辰夫教授除了把『平妖傳』翻譯成日語本之外，並且還開始比較具體地討論『平妖傳』的背景史實～出現時期～版本問題，以及『平妖傳』是如何傳入日本的問題³⁾。換言之，他的論文，都是真正研究『平妖傳』的文章，也可以算是在研究『平妖傳』方面既顯著又重要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做進一步地探討。

-
-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五八年，第一〇五至一〇六頁；太田辰夫，「平妖傳」，中國古典文學大系，日本，平凡社，一九六七年，第四〇一至四〇四頁；胡萬川，「平妖傳研究」，臺灣，華正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至二十五頁。
 - 2) 魯迅，前揭書，第一〇五至一〇六頁。
 - 3) 太田辰夫，前揭書，第三九七至四一九頁。

太田辰夫教授根據宋朝事實的「東都事略」，「明鑄傳」，「文彥博傳」記載，認為「平妖傳」的歷史背景為慶歷七年王則叛亂，明鑄身為體量安撫使，企圖平定王則叛亂未遂。其後，由文彥博擔任宣撫使，明鑄出任副使，終將該亂平定。至於「平妖傳」的出現與版本問題，他認為該小說最遲應出現於元代，以在羅燁撰寫「醉翁談錄」的「舌耕紋引」裏面所出現的貝州王則妖術為最早。版本是以明代「鼎氏寶文堂書目」的「三遂平妖傳」上下卷，其後不久，出現的「三遂平妖傳」南京刻為最初。太田辰夫教授又繼續詳細地論及北京大學與日本天理大學所珍藏的二十回本「平妖傳」，他也具體地指出二十回本與四十回本「平妖傳」的差異點。

此外，重要的是與本論有關的「平妖傳」傳入日本的文題。他提到了最初是林羅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年)喜歡閱讀「西游記」，「金瓶梅」，「封神演義」，「平妖傳」的事實。後來又指出，在日語學者富山谷成所出版的刊物「小說字彙」的援引書目裏面收錄了日譯本「通俗平妖傳」。他也提到了瀧澤馬琴(一七六七～一八四八年)在喜歡閱讀「平妖傳」之餘，悉心地研究二十回本的「平妖傳」，終於撰寫了「三遂平妖傳國字評」。接着，他指出到了明治&&大正時期，佐藤春夫出版了日譯本「世界大衆文學全集」(二十五本，一九二九年)。後來又出現了「改造文庫本」(一九三二年)日譯本，以及白井光的「平妖傳」(一九三九年)。

自從「平妖傳」出版以來，有關該書的研究，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從一九六七年以後，才開始具體之研究。到了一九八一年，二十回本「平妖傳」影印本出現的時候，橫山弘教授曾撰文研究，大約是重複敘述太田辰夫教授的內容，只是把過去鄭炳昱教授主張⁴⁾，韓國的藥善齋本「平妖傳」翻譯本是根據二十回本的說法，改成為根據四十回本的說法而已⁵⁾。

近來，臺灣胡萬川教授撰寫了「平妖傳研究」(臺灣，華正書局，一九八五年)。其內容只不過是重複「平妖傳」的版本，作者，二十回本與四十回本的差異，或是論及在「平妖傳」裏出現的玄女，白猿，天書等，全然未曾考慮太田辰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學術的深度令人懷疑。換言之，從研究史的見解來看，並沒有追加其他的研究成果可言。

4) 鄭炳昱，「藥善齋文庫本目錄與解題」，國語國文學(四四，四五)，一九六九年，第五十四頁。

5) 橫山弘，「三遂平妖傳」，日本，天理大，一九八一年，第三至五十九頁。

三.

目前，在韓國的樂善齋本『平妖傳』韓譯本有兩種，一種是「落帙本」；另一種是「全帙本」。為了方便說明，把「落帙本」稱為「A本」；把「全帙本」稱為「B本」。

雖然，A本是「落帙本」，經由解讀的資料來看，具備了許多根譯，改編的要件，大概是屬於縮約直譯。再者，從A本的跋文來看，其出現的年代大約為乙未年（西元一八三五年），它算是改寫本。因此，『平妖傳』用韓語翻譯的時期，最遲可以追溯到乙未年以前。

與此呼應的B本為「全帙本」，是屬於全譯本。翻譯的型態，甚至於也具備了許多根譯，改編的要件，大概是屬於縮約意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與A本是屬於「同系本」，不過是比A本晚出現的作品。由於B本是與A本為「同系本」的緣故，誠如在第二十二回的內容裏面，有不少部分已經確認是用近代語言添加改寫的。據推測大概是改寫者在改寫過程當中故意添加的結果。

A本大概是屬於縮約直譯；B本是屬於縮約意譯。兩種版本都是改寫本。認定A本是縮約直譯，是因為該作品裏呈現了若干程度照原本翻譯的痕跡。認定B本是縮約意譯，是由於它經過了多次改寫過程而完成的緣故。這大概是中國小說用韓文翻譯的時候，原來是用直譯的方式，後人在改寫的過程當中，隨着改寫者的嗜好，添加了主觀意譯，說不定這也許是提示翻譯本傳承過程的證據。然而，問題是還需要檢討更多的翻譯本，才可以確認。就目前狀況來說，根據洪義福（一七九四～一八五九年）將中國小說『鏡花緣』用韓文以直譯的方式翻譯成『第一奇談』的例證⁶¹，可以提示越接近直譯的話，翻譯本就越接近原本的推測。

在研究比較文學的承受方面，應該瞭解傳來的問題。由於太缺乏文獻，全然未曾論及，實在可惜。根據A本只可以確定該作品是乙未年（一八三五年）以前傳來的而已。假如把四十回本『平妖傳』看成是十七世紀初出現的作品，那麼可以推測『平妖傳』最遲是在最近兩百年以內傳到韓國後，加以翻譯的。假如認定日本『平妖傳』日譯本『通俗平妖傳』是一七九七年²¹完成的話。那麼，大約要晚三十年才在韓國出現韓譯本。然而，根據當

時承受中國文化的途徑來看，韓國比日本快是一種常識。因此，只好期待今後能出現更多的文獻，然後再來加以探討。

6) 丁奎福，「韓中文學比較之研究」，韓國，高麗大，一九八七年，第二〇二頁。

7) 太田辰夫，「平妖傳」，第四一七頁。